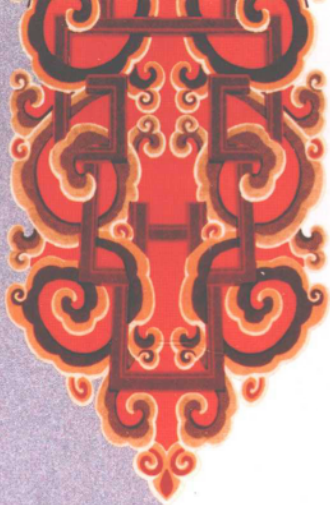


第二卷

中短篇小说选

朋斯文文集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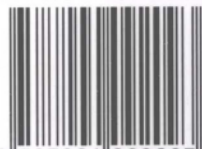


朋斯克文集

责任编辑/侯海燕 封面设计/徐敬东



ISBN 978-7-204-09209-3



9 787204 09209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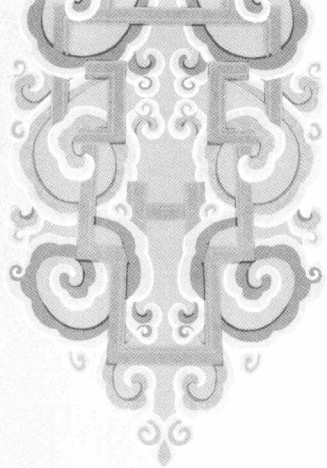
定价：136.00元（全三册）

第二卷

中短篇小说选

朋斯克文集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短篇小说选/朋斯克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12

(朋斯克文集:第2卷)

ISBN 978-7-204-09209-3

I. 中… II. 朋…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6215 号

目 录

金色兴安岭	(1)
千里姻缘	(48)
老头山下	(52)
遥远的往事	(64)
没有枪的战士	(72)
打狼	(87)
小师傅	(97)
雷雨之夜	(105)
公牛顶架的时候	(120)
坠马崖	(126)
桃汛时节	(131)
第二次胜利	(143)
风雪灰腾山	(155)
在腾格里沙漠的边缘地带	(168)
牧人之家	(181)
一场斗争	(190)

联欢晚会	(200)
伙伴	(207)
长夜	(218)
公安局长	(229)
“巴拉根仓”下乡记	(250)
绣花烟荷包的坠子	(260)
二十年以后	(273)
奶食品的轶事	(291)
野人传奇	(308)
女活佛墓被盗案	(327)
猴馆	(356)
艳遇	(369)
重用	(373)
草原三怪	(378)
大当家 俏媳妇 小喇嘛	(388)
白狼	(406)
额尔德慕泰夫的故事	(409)
冤家	(420)
小小说三题	(423)
短篇二题	(428)
饕餮人物四题	(437)
奇特的狩猎	(446)
微型小说三题	(456)

金色兴安岭

太阳暖融融地照在乌珠慕沁山地——兴安岭的支脉上，像涂上了一层金黄色。软风一阵阵拂着海浪般的草丛，发出沙沙的声响。浓厚的野草芳香中，还夹杂着稍许的硝烟味。南边不远的地方燃烧着熊熊野火，烧红了半边天，乌黑的烟雾染黑了低空的几朵白云，使这空旷荒凉的山地构成别致的景色。遥远的地方清脆地响了几下枪声，便完全寂静了，金色的山地间越显得空荡荡的。

南山坡上出现了二十多个骑马的人组成的杂色队伍，左右两边有几名押队的军人。杂色队伍中有穿纯乌珠慕沁式镶红边白皮大袍的，有穿焦黄色带头兜的国民党军大衣的，也有穿黑布短袄的，也有穿喇嘛衣裳的，一个个无精打采、东倒西歪地坐在马鞍上，无可奈何地走着。

“看情况，战斗已经结束啦。这样走多会儿能赶上连队？快走吧！”骑高大枣红马押队的一个军人，对旁边另一个战士说。

“这帮家伙给脸不要鼻子，顶着屁股一个劲儿赶还慢吞吞的。你领，我赶吧！”

“对，额尔德慕图，你在旁边注意监视。凭我这匹枣红马，不把这些家伙领的脖子伸一丈二尺长那才怪哩。”他纵开马驰到队伍三角线上，绷着颧骨高高的圆盘脸，大声喊道：“大家伙听着，我命令你们赶快跟着我走！战斗已经结束啦，赶上连队以后，你们可能会见着你们的头儿包俊峰。”接着，他把翻面红马靴后跟一磕，枣红烈马旋风似的狂奔开去。那军人右手持缰绳，挥舞着左手，不断向后命令：“跟上！跟上！”

离连队老远，枣红马像久别重逢一样，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瞧着它认识的许多战马，高声嘶鸣起来。坡顶上许许多多的人马中，一匹披散鬃毛的大黑牡马，立刻响应了嘶鸣，并且旋风似的一转，把坐在它背上聚精会神擦战刀的主人掀翻在地上。这黑铁塔似的大个子暴躁地跳起来，狠狠地举起拳头要揍，可是没舍得打，拳头举到半空又慢慢落下了，爱惜地骂道：“枣红马是你干哥哥咋的？离开几点钟工夫就想得这么不要命！”

“巴特尔^①是你们班长，枣红马也是你们班马匹的班长，它为啥不想呢？我看黑马比你还有感情，哈……”一个战士打趣地说。黑大个子却不理会，牵住披散鬃毛的大黑牡马，照旧聚精会神地擦那把战刀，一面瞧着刀面上刻的几个字，得意洋洋地说：“好快的刀，砍胡子脑瓜就像切西瓜，咔嚓一声就下来了，比咱们哈尔滨工厂造的还好咧！”

把俘虏队押到近处，巴特尔纵开枣红马驰过来，敏捷地跳下马便放开了缰绳。这久经征战的枣红马也不乱走，驯服地到大黑牡马跟前互相嗅着。巴特尔走向前，笔直地挺着腰，马靴后跟砰地碰到一起，敬礼说：

“报告连首长，战场打扫完啦，收容了二十三个俘虏，缴获十四支步枪，一挺加拿大轻机……别的胡子都漏网啦？”

“不用提啦，几百个胡子跑到这疙瘩，一伙两伙散着都没影啦，哪边都没追上，只打死、抓住了十多个胡子。”一个颇长漂亮的青年军人带点

① 巴特尔：蒙语，“英雄”。

忧郁的神气答道。旁边另一个挎着驳壳枪的中等个子军人，蹲着身子吃力地看地图。

“指导员，我寻思把胡子都消灭完了呢。唉，好容易找到，又漏网了……”

“哈……不要紧。”指导员说，“胡子虽然没被全部歼灭，可是也够他们受的。我还没告诉你，我们追到这儿，把胡子唯一的重火器马克沁重机枪、八二迫击炮也缴啦，把胡子参谋长王铁山也打死啦。”

“呵，把王铁山打死啦？好呀！好呀！在哪儿？我去看看！”

“班长，在坡底下呢，我领你去看。”一个十七八岁、脸蛋红红的汉族小战士，用杂拌蒙古话说着，使劲拉住班长巴特尔的手往前走。

“小李，你怎样啊？打死了几个，抓住了俘虏没有？”

“没有，副班长也像你，尽叫我安马桩子，要不，我真要抓他几个狗养的。班长，冲锋时候，我捡着了一把胡子扔的日本战刀，那刀可好啦，要是你的手没有毛病我一定送给你，刀上还刻着‘诺门罕战争^①凯旋纪念’。指导员说是小鬼子给参加诺门罕战争的伪满军官发的纪念，哈尔夫^②可乐坏啦，他用那刀还砍死了一名胡子炮头^③……”小李热情地蹦跳着说个不停。

巴特尔兴冲冲地听着小李讲，猛地站住了，脸色有点异样，问道：“你说什么？那把刀上有‘诺门罕战争凯旋纪念’的字？”小李觉得他的神色很奇怪：“班长你怎么了？”

素来沉着的巴特尔立刻拐转了念头，心里想：“哪有这么巧就是那把刀呢，参加诺门罕战争的伪满军官当反动派的不老鼻子了吗？”便笑着对小李说：“没事。我右手为什么没劲儿，为什么不使马刀？知道这个你就明白个大概了。”

① 诺门罕战争：一九三九年日本帝国主义进犯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诺门罕，后溃败。

② 哈尔夫：蒙语，“黑小子”。

③ 炮头：胡子队里打前卫的惯称。

“你右手不是在去年辽沈战役上挂彩的吗？和这刀有什么关系呢？”

“不是，这里有一段小故事，以后有工夫再讲给你听。”

他们继续往东走，跨过了一个秃脑瓜的胡子死尸，那家伙光溜溜的后脑勺朝上，啃了一嘴土。又走了几步，小李指着一个穿黑缎子长袍的死尸说：“过去，就是这小子杀害了老向导的儿子！”

“这么说，那个老大爷乐坏了吧？”

“可乐坏啦，小胡子都翘起来啦。”

“哈……”

又走了几十米远，便看见了王铁山的死尸，王铁山的脑瓜全被炸飞了，剩下个光脖子，只能从他的穿戴上看出与众不同。绿帆布美式上衣，跑裤式的下衣，乌黑油亮的高腰美式胶皮鞋。巴特尔骂了一声，狠狠地踢了一脚，把他翻过来，死尸的两条长腿却很自然地成了“罗圈”。巴特尔反复摆弄，老弄不直。再仔细瞧了瞧附近，突然对小李说：

“假的！我看这王铁山是假的！”

小李吃了一惊：“怎么是假的？”

“哼，怎么是假的？你说王铁山是汉人是蒙古人？”

“当然是汉人啦。”

“哪里的汉人？”

“指导员不是说过是关里的人嘛。”

“小鬼，这就是了，关里的汉人，尤其是像王铁山那样住大地方的人，不可能有罗圈腿，这明明是从小骑马长大的草地人。”

“我不信，王铁山不是一九四七年到乌珠慕沁的吗？骑几年也能成罗圈腿的。”

“你这人，真是！我们从一九四五年当骑兵，怎么没成罗圈腿呢？再说，他的脑瓜炸没了也有问题，你们在这里抛过手榴弹没有？”

“没有，六〇炮可没少打。”

“这越露馅了，你看看！”巴特尔指着只动了点地皮的爆炸点说：“六〇炮就这么点弹坑吗？可能是胡子自己用手榴弹炸死的。胡子在这儿抵抗

了多久？”

“就这个坡上抵抗得顽强，足有一个多钟头，莫尔根班长就是在这里牺牲的。”

“一定是一面抵抗着，一面研究了花招，咱们赶快回去向连首长报告吧。”

他俩急忙赶回来。这时连队已经架好帐篷了，没摊上勤务的人都已呼呼大睡。巴雅尔^①副连长正伏在一张铺在马鞍上的军用地图上打盹，地图揉成一团。巴特尔大声喊道：“报告副连长，有了问题。”巴雅尔吃了一惊，连忙抬起头来，睡意朦胧，糊里糊涂地问道：“马跑了？快派几个人赶回来。”小李和巴特尔忍不住嘻嘻笑起来，想道：连长调到团部，副指导员到师部去受训，就剩他和指导员，真辛苦啊！

巴特尔说：“马没跑，都吃得好好的；我报告另一个新问题。指导员呢？”

“他了解俘虏情况去啦。喂，什么问题？坐下来谈谈。”

巴特尔和小李坐下来。巴特尔把情况谈了以后，巴雅尔的睡意完全消失了，他好奇地眯着眼睛叫进来正在收拾鞍子的通讯员说：“快去！快去！告诉指导员，说有要紧事商量。”一边啧啧地赞叹巴特尔说：“你当侦察班长不到两个星期，业务搞得不赖呵，发现了新问题。”

政治指导员察干^②带着锵然的马靴声，急速地走进帐篷来。“嗨，巴特尔和小李在这儿哪，必定侦察到了重要问题。研究这帮俘虏队可有兴趣啦，团政委说包俊峰胡子是内蒙古反革命势力最后残留的杂种产儿，真符合，不到四十个俘虏中，你说有哪些地区的人哪？有兴安盟的，哲、昭盟的，锡、察盟的，还有一个伊克昭盟的呢！这里有日伪军官、逃亡地主、反动牧主、兵痞子、受骗的农牧民、听谣言失足的喇嘛。抓住胡子包俊峰以后，那类型肯定更要多，那时候我主持着开个内蒙古反革命分子展览

① 巴雅尔：蒙语，“喜”。

② 察干：蒙语，“洁白”。

会，哈哈……”察干政治指导员兴高采烈地准备说下去。

“指导员，巴特尔他俩发现了被打死的不是真王铁山。”巴雅尔打断了他的话。

“什么？不是真的？”

巴特尔把情况又谈了一遍。察干踱着步子沉思了一会，咬着牙表情严峻地骂道：“哼！这伙该死的土匪！倒使起‘金蝉脱壳计’来啦。对，我和副连长再到现场去检查一下，肯定是可疑的话，这倒没什么了不起，我们不是有三十多个‘舌头’吗？巴特尔，你去俘虏队好好了解了解。”说完便和副连长走了。

巴特尔刚到俘虏队第二号帐篷跟前，就听得见哈尔夫在厉声叫骂：“混蛋家伙，这不是在国民党军队里，又不是包俊峰胡子队，你摆什么臭架子，你再打一下，我就宰了你。”巴特尔进去一看，哈尔夫抽出新缴获的水银般明亮的日本战刀，叉着腰恶狠狠地盯着蹲在帐篷角落里的一个家伙，那家伙把头深深地缩在国民党黄色大衣领里，一动不动。另一个浑身油污穿红色皮袍的黑喇嘛，捂着晒成黑棕色的大脑袋，正呜咽不休。原来哈尔夫给俘虏送来了饭，他又到另一个帐篷去的时候，这伙经过一场战斗又饥又饿的俘虏，起了一阵抢饭风波，帐篷内的小战士一时没禁得住，十几个“炮头”一窝蜂似的拥上去，这黑喇嘛也伸手去抢，被那家伙迎面狠狠一拳，打掉了四个门牙，因此忍不住哭起来。

巴特尔不由得怒火腾腾，厉声喊道：“站起来！”那家伙才开始惊怯，乖乖地站起来。巴特尔叫哈尔夫把他捆起来，然后向俘虏宣布：“谁捣蛋，就不客气！”那挨揍的黑喇嘛用感激的眼光痴痴地注视着巴特尔。巴特尔看了看他又肿又裂还在出血的大嘴和痴愣愣的眼光，便觉得这黑喇嘛又可笑又可怜，不由得对他笑了笑。黑喇嘛笨重地点了点大方脑袋，操着满口乌珠慕沁口音说：“噯，达日嘎^①，你是好人。”又竖了竖大拇指。巴特尔挨着他坐下，黑喇嘛身上发出浓厚的羊膻腥味儿。巴特尔说：“解放军都

^① 达日嘎：蒙语，“长官”。

是好人。”喇嘛又点了点大脑袋说：“嗯，都好，可是——”巴特尔笑着问：“可是什么？”喇嘛小心地瞧着哈尔夫的后影轻声说：“那个哈尔沁人可厉害。”原来黑喇嘛像拖不动的大靴子似的慢腾腾地正走时，哈尔夫急躁地用枪口顶过他一次。巴特尔哈哈大笑说：“别看他外表厉害，心眼可好呢，刚才不是骂那个家伙了吗？”喇嘛心服地再一次点了点头。

“你叫什么名字？”

“仓日布。”

“哪个庙的？”

“乌兰哈拉嘎庙。”黑喇嘛抽回去耷拉下来的鼻涕。

“哈……看你挺受气的，为什么当了胡子呢？”

“啊，达日嘎，上了当啦，上了‘北京喇嘛’的当啦。”

“谁叫‘北京喇嘛’？”巴特尔好奇地问道。他曾听过不少喇嘛奇奇怪怪的浑号，但听到叫“北京喇嘛”还是头一次。

仓日布喇嘛却答得挺简单：“就是那王蛮子的参谋。”

“噢——你就跟着他当胡子啦。”巴特尔心里开始注意了，继续又问：“这次被俘前还跟着他吗？”

“是。”

“王铁山也在跟前？”

“对。”

巴特尔掏出烟口袋、纸，自己卷了一支，也送给他卷，喇嘛说：“我不抽，闻闻就行。”

“那你就使劲儿闻吧。”说完拿出一大把烟草给他。仓日布喇嘛如获至宝般地接过来，小心地装在红布小袋里，又拿出一些放在手掌里搓碎了，一撮又一撮不要命地向粗鼻孔里抽，第四次点头说：“真香。……跟上‘北京喇嘛’，连鼻烟都闻不上啦。”

“你怎么跟上了‘北京喇嘛’？”

“唉，说起来话长，‘北京喇嘛’前年在庙里到处说：‘哈尔沁八路，烧庙杀喇嘛，见着行为不正的喇嘛，就割鸡巴。’又说：‘当胡子吃吃喝点

玩点——老三点，可好过。’我更动了心。谁知当了胡子遭的这个罪可不用提啦，就像个活地狱，你看看！”他脱开红布油污大袍的领口，露出深棕色的前胸，上边青一道紫一道净是鞭伤，他说：“我们好多人想溜出来，可是炮头们监督很严，跑出来也脱不过人家手呀！人家骑好马拿好枪，一个个真是杀人眨眼啊！被抓住了没两句话就枪毙！逃又逃不得，呆又呆不得，真要命呀！”

“这会儿你看清楚了吧，烧喇嘛庙的是谁？打喇嘛的是谁？救喇嘛的是谁？要没有哈尔沁八路，你能逃出活地狱吗？”

仓日布第五次点了点大方脑袋说：“这会儿我算明白了，八路好。”

“明白了就好，你有啥谈啥，别害怕。”

“宗喀巴佛^①明鉴，我要昧掉良心，下世转入十八层地狱。”仓日布喇嘛指着伤痕又说：“胡子对我这么狠；你们不打不骂还给饭吃给烟闻，我要对得起你们，绝不能昧掉良心。”

受伤躺着的另一个胡子，咬着牙爬起来，对巴特尔指着绷带说：“啊，达日嘎，要在胡子队里谁管我呀，死了不如一条狗，你们对俘虏还这样好。”

这时，察干指导员满脸红光地走进来对巴特尔说：“你出来一下。”

“副连长，我俩又发现了新证据，离尸体东边五百多米远，找到了一件乌珠慕沁大皮袄，还有帽子、蒙古靴，上边有很多血，这一定是有人换完衣裳后扔的。”

“对啦，这肯定是胡子的花招。我先和仓日布了解一下看看。那喇嘛被俘前跟着王铁山的参谋‘北京喇嘛’，他会知道的。”

巴特尔又走进帐篷慢慢转了一圈，跟其他俘虏谈了谈，最后到仓日布喇嘛跟前坐下问：“怎样，战斗中被吓坏了吧？”

“啊呀！达日嘎，那就不用提啦！呼天不应，喊佛不答，我真没想到能活过来。”

① 宗喀巴佛：相传是喇嘛教黄教的创始人之一。

“仗一开始，缴枪就得了呗。”

“我早就想缴枪啦，可是炮头们监督得厉害。”

“噢，一打仗还有炮头监视。你们头儿包俊峰、王铁山他们呢？他们几个到打仗时候干些什么？”

“他们也打。王铁山在这一次战斗上受了重伤，包俊峰没咋的。”

“王铁山受伤以后呢？”

“‘北京喇嘛’和嘎拉僧台吉^①把他扶着走了，我是在坡西被俘的，以后怎样就不知道了。”原来这仓日布喇嘛耳朵聋，还没听着王铁山被打死的消息呢。巴特尔看出这点，更进一步问道：“王铁山穿什么样的衣服？”

“布敦达日嘎嘛^②，穿缎子衣服呗。”

“他不是穿‘阿美利卡’衣服吗？”

“他是有那么一套，不常穿。”

“他那伤势，能不能跟着胡子走？”

“伤重，可是他上哪儿养伤去？死活就得驮着走呗。”

“‘北京喇嘛’家在什么地方？”

“他是逛北京溜‘那尔罕’^③的光棍喇嘛，听说他没有家。”

“嘎拉僧台吉呢？”

“听说在浩吉格尔山嘛。”

巴特尔踌躇了一会儿，他想起了忠实可靠、熟悉乌珠慕沁地理的老向导那顺乌力吉^④，便走了出来。

二

“……你们要发挥人民骑兵的威力，一定把王铁山和他的窝主抓住；

① 台吉：蒙古贵族的一种官衔。

② 布敦达日嘎嘛：即大官。

③ 那尔罕：即长春。

④ 那顺乌力吉：蒙语，“长寿”。

抓住这个坏蛋，我们就有办法寻找包俊峰流窜的线索，我们就有可能全歼这股土匪。”巴雅尔副连长最后几句话结束后，附近立刻响起一片马蹄声、铁器声，蹄火闪闪发着光亮，侦察班出发了。

侦察班班长巴特尔紧了紧马肚带，把汤姆生冲锋枪单挎在粗壮的胳膊上，轻轻一按剪得平平的马鬃跨上了马，和老向导那顺乌力吉并着肩在头里领着往西北方向走。他们这班一共十四个人。最后上马的小李把马缰一纵，双腿一夹，也赶上了队伍。

马蹄掀倒了茂草，踏翻了石块，刷刷哒哒有节奏地响着。清凉的露水沾湿了马靴，浸透了军裤，乌珠慕沁草原上八月的气候好凉啊！

约莫走了三十多里地，逐渐进入更深的山岭中来了，绕过一座山又是一座山。巴特尔勒住奔放的枣红烈马，开始慢步走，他们在马上颠得很舒服，刚出来时乍醒的困倦完全消失了，开始兴高采烈地唠起嗑来。

“王铁山这家伙，有这么些花招！”小李说。

“刚看见尸体时，我还信了呢。”温都苏^①副班长一副后悔的口气。

“狼心狗肺的特务，打死部下代替了自己，真没有人味儿。”哈尔夫操着满口哈尔沁口音粗野地骂着。

“俘虏中调查出来的吗？”

“哼，王铁山可鬼啦，差不多都不知道。”

“这穷地方也怪，很少看见人影，要是在我们那里，别说王铁山，比他高明的也别想站得住脚。”哈尔夫发起牢骚来了。他稍有些不如意，就把乌珠慕沁骂得不像话，连山带水在他看来都不大对劲，好像他的急躁老毛病到这儿才得到了满足似的。

“这有啥奇怪，几年来胡子闹得满天飞，人们更不敢到处走了；要是在村庄多的地方，还用得上咱们骑兵吗？”巴特尔驳斥他说。

“哼，去年我们在辽西打完仗，在昭盟的工夫，胡子倒抖起来啦，什么他妈的吹着‘用套马杆子也能拖死当地小二八路’，这回怎样？”哈尔夫

① 温都苏：蒙语“根”。

骄矜地纵着马，大黑马调皮地横冲直撞，像一头凶猛的狮子。他高大粗壮的身板，骑上大黑马，挂着大马刀，倒像书上的古代骑士。论身板，巴特尔和哈尔夫有点相似，两人性格都很直爽，勇敢也差不多。不过巴特尔说话和蔼、态度大方，有指挥员风度；哈尔夫不管这一套，好吵好闹，大吹大擂，简直是脱了缰绳的调皮马。

东方显出了鱼白色，朝霞映着山头，山岭发出和蔼而美丽的金黄色彩。后边有几个人大声唱起《哥萨克骑兵之歌》：

联队光荣，骑着马过草原，
白天黑夜，跨过山和谷，
祖国的原野，遍地开满鲜花，
骑兵在歌唱，我们的国家！
……

雄壮的歌声在沉静的山谷中振荡。

“喂，这周围的山算是哪个山脉呢？”有人突然发问。

“兴安岭。”哈尔夫肯定地回答，接着又解释道：“这是兴安岭西南角，别看穷光溜儿，再往东北走几百里地就是大森林啦！难道你不知道‘金色兴安岭’吗？”

的确，“金色兴安岭”这五个字，对每个蒙古青年来说，是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它象征着故乡的美丽、可爱，以往在东蒙流行的蒙古民歌中，有多少首用“金色兴安岭”开头的啊！

巴特尔微微转过身来，熟练地侧身坐在鞍座上，对旁边的温都苏说：“提起兴安岭，我有一段一辈子也忘不掉的仇恨。”

班里小李他们几个，只知道班长是农民出身，在旧社会受过很多折磨，当过劳工，但因为从师教导队受完训分配到这个连不久，具体的情况还不知道。